

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衛定姜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

杜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

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林父而

見之衛侯欲辭定姜

杜定公夫人

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

也林林父孫良夫之子

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

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

杜連大國必見伐故亡

安民而宥宗

卿

林不激晉伐為安民

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杜復林位

衛侯有

疾。使孔成子

杜孔達之孫

甯惠子立敬如

杜定公妾

之子衎

林獻公名

以為犬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犬

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林即定姜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

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

林夫賤者之稱杜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始下言暴妾使

余是也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杜鱗

弟母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林即林父自是不敢舍其重

器於衛，盡寘諸戚。

杜孫氏邑

而甚善晉大夫。

杜備亂起欲以

年衛侯出奔傅

丁煒曰父死不哀此孔成子所謂蹶其本者人未有本亡而可爲善者也婦人如此相子是見大之識○獻公不哀而定姜知其禍衛國石惡不哀而成子以爲不有其宗故曰孝者百行之原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曹子臧辭國

麻隧之役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

欣時逆曹伯之喪

杜二子皆曹宣公庶子

秋負芻殺其犬子而自

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

晉人以伐

秦從役之勞苦請諸侯俟他年林云請于晉君非

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

杜公欣

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

杜不義負芻故成公

乃懼告罪且請

焉

林告罪於子臧且請番子臧以繫國人之心

乃反而致其邑

林子臧反曹國而不食其

祿○處亂人之間者當如是矣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

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林左氏謂曹成公惡不及民故

不稱人以執此春秋例也愚按稱晉侯凡君不道於其

執曹伯此為討罪特書不可以例為拘

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杜此左氏稱人之

也杜謂身犯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

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好然當以續為君非吾

節也為正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十六年秋曹人復

請于晉本年夏曹人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杜以曹人

子臧反可謂仁至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杜不

義盡可謂賴韋曰子臧季札曹吳之賢者也國人奉之諸侯重

之當與國家同其休戚而乃矯一已守節之空名忘社稷安危之大計亦何貴乎當僚光爭國光曰從先君之命則在季子不從則宜在我使季札有如宋穆公之所爲受位而傳諸光得仁而利國弑奪之禍無由而興顧乃托聘自出玩國禍而不恤乎故辭於諸樊之時可也辭於夷昧之後不可也負芻之復視子臧之反而後歸子臧於此使能聲大義以正弑逆之罪則國法大明人心大順已縱不欲立昭共文宣之後豈可無嗣者奔宋反邑但圖潔身何依違苟容一

至此乎吾故嘗曰子臧季札賢而未聞大義者也
彭家屏曰負芻弑君自立人人得而誅之子臧不能
借諸侯之師正弑逆之罪已失之於前矣及晉執負
芻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遂反曹伯亦歸是負芻
之歸子臧之力也弑君之賊而反右之抑何為哉然
而晉亦失刑也夫

華元殺蕩澤

十五年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

師，蕩澤爲司馬。

杜蕩澤公孫壽之孫，蕩意諸之子。

華喜爲司徒。

杜華父督之子。

孫

公孫師爲司城。

杜莊公孫。

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

寇。

杜鱗朱。

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

肥。

杜輕公室以爲弱，故殺其枝黨。

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

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

杜不能討蕩澤。

吾罪大矣，不能治

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

彭士望曰：華元以奔晉要桓族，固有此本領在。又曰：大臣處內

變生成進退明決於義當以華元爲法。

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

杜華元華喜宋

戴公子孫公孫杜六官者皆桓族也鱗魚石蕩澤向為人

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杜

華元還討蕩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杜

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杜

宋圍林杜恐國人怨桓氏逐華元遂滅其族右師討猶有

戊恤在杜望曰族以賢重亦足見華元生平好尚桓

氏雖亡必偏杜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林許

之力反杜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林即蕩

師非桓族故使攻之彭士望曰此際用書曰宋殺其

人一差元必反禍帥國人足見民心向元

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杜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

魚石向爲

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

睢上 杜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

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

難須看風

轉帆若太執太矯欲以市重遷延失機

乃反 杜華元還魚府

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

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

負魚石矣

然華元自止而不可後

則決睢澐閉門登陴矣

林澐水

乃聘而從真兒戲也

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

使向戌爲左師

彭士望曰大作

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

三事臣上以文

一高華二

寇以靖國人

杜公五世孫老佐戴

孔尚典曰事有險着必勢不得已而後行又貴見機
華元出奔乃義之所在故於魚石之止而請討既許
而反國更無遲緩若魚石等則可以不出舍者也當
日先斬蕩澤而止華元上也或華元殺蕩澤後自拘
於司敗次也何爲出舍睢上及華元再止又逡巡不
返以自貽出奔之戚冒亂臣之誅哉

三郤害伯宗

晉三郤害伯宗

林

郤疾其賢譖而殺之及樂弗忌

杜晉

夫伯州犂奔楚

杜

宗伯

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

地之紀也

至言凡謀害君子者皆是與天地為仇敵縱

致崩墜者全靠善人持撐自三皇五帝以來若無善人

只是小人庸人擠塞兩間只算得鳥獸草木狂狂榛榛

耳成得世界否余嘗愛古人人者天地之心民神之主

即聖人之經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杜既殺伯宗又驟初伯

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

必及於難

杜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

魏禧曰伯妻數語將默足以容無道免於刑戮危行
言孫等道理註脚得明白透痛直是閱盡人情世事
愈老愈平乃得有此而出自閨房之口可謂明達矣
彭家屏曰書曰籲俊尊上帝是舉賢所以敬天也傳
曰善人天地之紀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是害賢所以
逆天也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况殺之乎郤氏之覆
宗也有以哉○三郤殺伯宗韓獻子知郤氏之不免
王允殺蔡邕馬日磾歎王公之無後其事畧同其言
皆驗善人之不可罔害如此

晉敗楚于鄢陵

楚將北師

林楚居南方將爭
鄭衛故曰北師

于囊

杜莊王子
公子貞

曰新與晉

盟

杜盟在
十二年

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

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

杜老歸
本邑

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

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

隧

林鄭
地

遂侵衛及首止

林衛
地

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杜楚
邑

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

杜背盟數
戰之罪

民

將叛之無民孰戰

杜為明年
敗鄢陵傳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

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

杜汝水之
南近鄭地

鄭叛晉

以略
而叛

可羞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杜為晉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

子罕伐宋杜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宋將鉏杜樂氏族樂懼

杜戴公敗諸洧杜敗鄭師也退舍於夫渠杜宋師不做杜

六世孫鄭人覆之林乘其不備敗諸洧杜洧皆宋地獲將

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杜在陳留雍為

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

可以逞杜快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驕故若唯鄭叛晉國

之憂可立侯也魏世傲曰苦心之言反覺詭異樂武子

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世傲曰只從自必伐鄭乃

已功名起見

興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

杜代荀庚

卻錡將上軍。

杜代士燮荀

偃

杜荀庚

佐之。

杜代卻錡

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

杜荀瑩

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

卻擊如衛。遂如齊。皆乞師。

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杜早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戊寅。

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

古侯反

耳。

杜鄭大夫與

往。

杜非使也為先歸張本

楚子救鄭司馬。

杜子反

將中軍。令尹

杜子重

將左。右尹子辛

杜公子壬夫

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

「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

杜器猶用也林有此六者

則可以戰如器用之不可闕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

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

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杜

也各知其中故詩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杜詩頌言先

無有二心莫不得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

中正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效以補其闕杜闕戰此戰之所

由克也杜說得深細今楚內棄其民杜施不而外絕其好杜

不建瀆齊盟杜不詳而食話言杜信不奸時以動杜禮

利周四月今而疲民以逞杜刑不正邪民不知信進退

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杜刑不正邪民不知信進退

罪也人恤所底杜旨又之其誰致效杜林民不知君上之信

不知所從人各憂

子其勉之

申叔時知楚之必敗范文子憂晉之必勝二公皆老

成深識之言而文子見尤高別有論

吾不復見子矣

杜言其必敗不反

姚句耳先

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

杜不思慮

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

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

紓憂。

林言我詐為畏怯逃避楚兵君臣修省可以緩晉圍之憂

夫合諸侯，非吾所能

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

語有含蓄有直刺包括向

後多少事體

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

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

杜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

軫不反命

杜成於狄也 在傳三十三年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杜荀林父奔走

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

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

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

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

世做曰至此始

暢發深憂遠慮千古名言○鍾惺云深唯聖人能外內

厚高遠之言覺知勇二字尚屬膚近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世做

曰玩此一語則文子已預定必勝矣前語似怯不能料敵豈知所怯正在勝敵哉

甲午晦楚晨

壓晉軍而陳

杜笨其未備

軍吏患之范匄

杜士

趨進曰塞井

夷竄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林軍屯必鑿井結竄以自給今爲楚壓晉軍戰地迫狹故

自塞其井自平其壘以爲戰地楚歷晉軍不可出陳故

結陳于晉之軍中杜疏行首者當陣前決開營壘爲戰

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文子受父之

以戈然正是借子訓戒諸大夫也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

曰楚師輕窳勅彫反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林子重子反林王卒以舊林楚王之親兵罷林鄭陳而不整

林鄭師從楚雖成陣林蠻軍而不陳林蠻夷從楚雖成軍

而不整齊三間也林蠻軍而不陳林蠻夷從楚雖成軍

陳不違晦林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林在陳而囂杜喧合

而加囂杜陳合宜靜林各顧其後莫有鬪心林六舊不必

左傳經世鈔成十五六

卷十鄆校四

十一

良

林王卒以舊必非精兵

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

晉軍。

杜巢車車上樓櫓。○巢說文作輶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

子重使大宰伯州犁

杜晉伯宗子前年奔楚

侍於王後。

合寫兩軍舉動指點如見形聞聲真是妙筆

王曰：騁

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

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

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

矣。曰：聽誓也。

杜左將帥右車右

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

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

林伯州犁晉人知晉之情故以晉侯

之卒告

苗賁皇

杜楚鬬椒子

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共王

一向簡得又妙林賁皇知楚之情故皆曰國士在且厚

亦以楚王之卒告晉侯賁扶云反

不可當也杜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

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

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

只是

必大敗矣公筮之

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

杜震下坤上復無變

曰南國蹇

子六射其

元主中厥目

杜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

咎難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

國蹇王傷不敗何待

公從之有淖

杜乃孝反

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

林晉

左右行違

步毅

杜即

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

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荀爲右。

三軍之車叙於此處又是一法

樂范以其族夾公行。

杜二族強故在公左右

陷於淖。樂書將載晉

戾。

林樂書見公車陷淖故欲載晉戾以行

鍼曰書退。

杜在君前故子名其父

國有大

任焉得專之。

林言書既當元帥大任又安得專命復爲戎御

且侵官冒也。

杜戴公爲

官失官慢也。

杜去將而離局姦也

杜遠其部曲爲離局

有三罪焉

不可犯也。

鍾惺曰數語法家之言與韓非罪典衣典冠同一學問春秋時治國治兵用法如此乃

掀

許言反杜舉也擗殺舉之則公軒起也

公以出於淖。癸巳潘虺之黨與

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杜黨潘虺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

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

杜賤其不詰朝爾射。射於藝。杜言女以射自呂錡。杜魏夢

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杜周世尊異姓月

也。杜異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杜錡

泥亦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

錡中項。戶講伏弋。他刀反杜弓衣也。林中呂以一矢復

命。想見技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

風。林免其首，趨楚子使工尹襄。林楚官問。杜遺之，以

弓白方事之殷也。杜威也有韎韐。注杜韎赤色，跗

而屬於跗與袴也。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

連林韋熟皮也。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

見容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

靈間杜猶也蒙甲胄不敢拜命杜禮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

辱杜以君辱賜命為事之故敢肅使者杜軍事肅手

肅使者而退穆文熙曰卻至見楚子屢下而又受其遺

而終至殺身也晉韓厥從杜遂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

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彭士望曰見此際精神一毫旁

精神一路戰則或戰奔則力奔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

若連迴兩顧鮮有不悞事者君謂杜楚王及獲成乃止卻至從

君穆文熙曰再辱國君謂杜楚王及獲成乃止卻至從
鄭伯其右第翰胡曰謀輅五嫁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

杜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瑩。杜在閔二年。乃內

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太。我不如

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奔。杜敗者壹大，謂君大崩也。言

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效戰。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

雖君有命，杜王有命，杜藝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林矢

發，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林以手搏晉人以投其

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蔑。反扶廢。欒鍼見子重之旌，便與

不同，叙得亦請曰：此處忽接見旌攝飲一段，左氏文每

整暇可觀。喜忙中偷閒如此，然於此追奔殺逐。

之時叙遣使執榼之妙

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魔也。彼其子

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

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

世倣曰用衆最難得整齊閒暇而以論勇尤佳

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

暇。請攝飲焉。

杜攝持也持飲往飲于重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

杜飲承

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

者。使某攝飲。

林御侍也車右主擊刺持矛其職也某行人名○世倣曰整暇二字須有本領若非

識真力定而於倥偬呼吸之際效此迂濶不切之迹適

自取覆敗耳○倣嘗讀此魏書有裴燦者精神閒邁性迂緩不達夔刺膠州日有青州賊耿翔等入犯燦日事交談左右白賊已入州門燦曰可引耿王上廳事自錄

部衆且付城外。頃之左右曰：賊至，燦徐云：豈有此理？遂立遇害。每念及之，不覺噴飯大笑。晉人每多此種意度，以當五胡雲擾之衝，那得不亡？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杜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種一

雅度開羊陸之風。

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

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杜復晉人患之。

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林蒐閱車乘，補益士卒。秣馬利兵。林秣穀，戰馬修

利兵器。修陳固列。林修明行陳，堅固行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

杜縱也。楚囚。杜使之，漏言。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

反，子反醉而不能見。主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

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

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杜戒勿驕。○只數語憂危。箴戒情詞俱盡。○謝

文游曰。文子至此已辨一炊。然當衆得意極矜之際。眼看不得胸中按納不下。雖知無益。聊自鳴苦衷而已。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杜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

還及瑕。杜地楚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

在。杜謂子玉敗城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

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林時

子反為中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

軍帥故云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

林而汝也言初時子玉隕盍圖之。杜終二對曰。雖微先

喪師徒汝亦聞其自戕

大夫有之。大夫命側。

林于反名

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

歿。王使止之。

可知王初命是實

弗及而卒。晉侯使卻至獻楚捷

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

杜功也

單子語諸大夫曰。溫

季

林即卻至食邑于溫季其字

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

杜佐新軍位在八而

求掩其上。

能者位上而下人

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

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

而明之。其可乎。

杜為明年晉殺三卻傅

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

陵。

杜前年戰還

使其祝宗祈歿。

世倣曰國勢方張無故祈歿非平日功名權勢之念淡然

無與而忠君愛國之心焉擊不釋安得有此

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

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

反之又

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

范氏之福也

杜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

六月戊辰士燮卒。

魏禧曰鄆陵之捷郤氏益驕驕而至於掩上范氏益退退而至於祈死兩人器量見識所差萬里郤亡而范興有以哉○國語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益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數語尤深切警人○君縱無道不過死耳未必至於

滅宗而文子汲汲祈死何哉觀其言曰難將作矣非懼君之殺已也蓋君驕而臣強上下無常政出多門國必有弑逆之禍於此而黨臣以戕君君雖無道不能辭亂賊之名於此而輔君以誅臣則君實無道不可得而輔於此而中立則依違苟免非忠臣義士所以自處是不如速死而身不與見其事之爲得也其後欒荀弑厲公召荀不往是深有得於文子之意者若文子身佐中軍實爲欒氏之貳豈能置此事於不與已哉或曰文子不可出亡乎曰亡則絕屬於晉世

爵滅祖廟不祀子孫不保矣故曰范氏之福所謂殺身以存家者與○范文子方是真黃老後之學黃老而失者非毒則弱也

魏世儼曰甚矣酒之悞人家國也子反使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可謂詳審周密醉而未嘗廢職然王召而不能見致使前功盡棄縱敵身歿爲天下笑觀晉人患之乃逸楚囚益可見○楚王傷目楚師已敗子反身爲令尹宜兢惕淬礪乃沈醉於酒歿不足塞責矣

彭家屏曰主闇臣奸國難將作即不勝楚爲憂方大
沉重之以鄢陵之功愈滋其驕穉之氣哉文子深慮
遠識未戰則欲休兵既勝則使祈歿良臣心苦最是
感人後世如晉武平吳山濤竊嘆其亦有見于茲事
也夫○人臣義無外交況當軍旅之際哉卻至受楚
子之遺弓而三肅其使是自取戾也不得專咎樂氏
矣若子重飲樂鉞之酒與陸抗餌羊祜之藥其事畧
同義有別裁未可與是同日語也

聲伯請季孫于晉

戰之日

杜郵陵之役

齊國佐高無咎

杜高固于

至于師衛侯出于

衛

林獻公亦以是日

公出于壞隤

徒回反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

故不見公宣伯

林即僑如

通於穆姜

杜成公母

欲去季孟

杜季孟獻于

而

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

杜會晉伐鄭

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

婦人毒甚幸其機猶淺耳

公子偃公子鉏

杜

庶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

杜言欲廢公更立君

公待于壞

隤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

杜後于晉楚戰期

使孟獻子

守于公宮

石星曰宣伯通於穆姜齊成公以去季孟秋當時季孟尚強何不遂用之以去此孽乎

會于沙隨謀伐鄭也

杜鄭猶未服

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侯待

于壞隤以待勝者卻犇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

諸侯

杜齊魯之屬

取貨於宣伯而訴

林猶譖也而有緩急之異

公於晉侯

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

林即

穆又命公如初

杜復使公逐季孟

公又申守而行

魏世倣曰此時不殺宣伯

公與季孟俱少斷

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

杜鄭不東地

敢過鄭

林畏鄭強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

杜僞如弟僞如於是逆作亂豹因奔齊

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

林聲伯為食于鄭之郊

師逆以至

聲伯戒叔

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

世倣曰申晉七日哭聲伯四日

餓皆是至性所食使者而後食凡林晉逆四日不至聲伯

者約之介及晉逆既至聲伯又先食凡四日不食以待之使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三宇使打入也政令於是

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於語尤切不可從也寧事齊楚

有亡而已蔑從杜無也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杜季

文而殺之我斃蔑杜孟獻子時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林無

有貳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小人之言非井

此如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邱公還待于鄆杜魯西邑使子

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犇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

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杜親魯甚對曰僑如之情大子必

聞之矣若去茂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

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妙在說得二人

在此而辭在彼者如管召仇也請得甘心之類是也

意在此而辭即在此者如朝亡之魯必夕亡之類是也

以魯之密邇仇讎杜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

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為晉杜言魯屬卻犇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杜隸

林嬰齊聲伯名卻犇喜聲伯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不介然自立無所
苟且必不能濟

范文子謂樂武子曰

范文子生平無一語不合道

季孫於魯相二君

杜宣成

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

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

私

杜不受卻

謀國家不貳

杜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

圖其身不忘其

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

林善人謂聲伯

子其圖之乃許魯平

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齊聲孟

子

杜齊靈公母

通僑如

兩家皆是慣賊故合之易如此

使立於高國之間

杜位

比二

僑如曰不可以再罪

諸侯之國豈不聞其所以奔何為而貴之豈衛亦有內淫

耶奔衛亦間於卿

杜傳亦終言僑如之佞

孔之達曰文子獻子於公申宮守備時即當遣使告
晉以僑如爲亂緩期之故且僑如上淫國母謀去大
臣若能以會晉之師密速誅之則其禍息矣又僑如
公子偃輩非有羽父之彊故獻子居守即無如何文
子反國僑如即奔公子偃即正國法可見僑如輩不
過恃穆姜欲爲難耳或謂誅僑如誠是矣如國母何
是不然穆姜逼公去季孟又指偃鉏曰是皆君也慶
父哀姜之禍明明見於目前豈得顧私情而陷母於
大惡哉夫以慶父材一語季友即誅叔牙以靖魯也

况形迹較著莫甚於此乎不此之圖一則申宮傲備而後行再則申宮傲備而後行幾使僑如得快其志於晉公與季孟為無謀矣

齊殺國佐

齊慶克

杜封父

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

杜亦為婦人服

與婦人相冒

乘輦而入於閤

杜門

卷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

克而謂之

此豈可召而謂耶然申屠嘉實召鄧通而窘之矣蓋處賢君與亂朝異也

慶克久

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

魯桓公責齊姜國武子謫慶克皆以取殺凡此等事

決無中立之勢必須胸有定局然後可發否則姑隱忍以待之耳

夫人怒國子相靈公

以會

杜會

高鮑

杜高無

咎鮑牽

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

杜搜

索備

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

杜頃

公子國

子知之

觀此則知武氏於狄仁傑宋璟猶賢矣

秋七月壬寅則鮑牽而逐

高無咎

魏世倣曰國子乃無一言何耶齊靈公又出魯成下矣

無咎奔莒高弱

杜

咎以盧

杜高氏邑

叛齊人來召鮑國

杜牽之弟文子

而立之初鮑國

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

林亦施氏家臣吉

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

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

宰相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

莊子之知不如蔡葵猶能衛其足

杜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

能危行言孫○魏禧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但攻人之陰

事最難自與豈國子即以鮑牽之言告慶克耶凡以人
陰事告人者必須度其人之慎密乃可是故項伯封而
曹無傷戮非忠佞不同所與之人異耳○孔之達曰君

于處無道之國每以正言賈禍蓋君子既出一言久而
忘之小人欲報其恨則凝神注目如猫捕鼠見機即擒
君子止行其心所欲為初不簡默形迹一有可乘之釁
彼即援此為証則君信之不疑而我亦無由辨如聲孟
子惡鮑牽因索客閉門即行其譖是也故曰其默足以
容○棊按出言而忘反授人以釁皆是一種粗疎君子
漢唐後黨人坐此正多若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
有體有用君子不如此

佐之帥師圍盧

杜討高弱

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

杜請於諸侯

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

杜疾克淫亂

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

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

孔尚典曰齊侯國國

佐先使其子出使于晉甯喜攻孫氏亦乘其父兄不在
呂卻欲誅里克而先使平鄭緩賂于秦古今欲誅渠首
者必離其黨待命于清

杜勝國佐于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

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十八年春齊為慶氏之難杜前年國故

甲申晦林故字當屬上齊侯使其情耶士華免杜齊以

戈殺國佐於內宮杜夫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杜伏兵

不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林棄會伐鄭專殺以穀

叛故也杜因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言其罪

阿合馬天下義杜使清人殺國勝杜佐之于前年國弱杜勝

之況誅淫亂乎杜來奔王湫杜湫國慶封為大夫慶佐杜皆

子為司寇哀哉齊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杜佐

不祀

魏世儼曰鮑牽見慶克之爲告國武子是矣武子不以告君誅淫亂之人是謂不忠召慶克而謂之是謂不知如盧殺慶克不自拘司敗更以穀叛是謂不臣歿猶有後幸矣

晉殺三郤

晉厲公侈多外嬖

杜愛幸大夫

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

豈勝

誅而立其左右胥童

杜胥克之子

以胥克之廢也

杜宣八年郤缺廢胥

克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

公郤犇與長魚矯

此人有樂王鮒之風

爭田執而梏之

林足械曰梏

與

其父母妻子同一轅

杜繫之車轅可怨甚矣

既矯亦嬖於厲公樂

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

杜鄆陵戰樂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

六問以取勝也

欲廢之

書小人哉盈之禍基於此乎

使楚公子蔑告公曰此

戰也郤至實召寡君

杜鄆陵戰晉囚公子蔑以歸林郤至嘗使于楚故言郤至實召楚君

以東師

杜齊魯衛之師

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

杜荀瑩佐下軍居守

卻擊將新軍乞師故云

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

杜晉襄公

曾孫悼公也○即以已意

人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

與秦檜之其須有同

不然豈其

歾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杜謂鄆陵戰時楚子問卻至以弓

君盍嘗使諸

周而察之

杜嘗試也

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

讒人之雄此費

無極諸人舉動也不宜出之于書○余嘗謂呂夷簡公君子中小人也其心術作畧取瑜之間與樂書相似

使覘

勅廉反

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

後使大夫殺

林田獵之禮尊者先殺

杜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位

卻至奉豕

杜進之於公

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

寺人豕奪卿奉公之豕卻至之

侈猶未甚可知。公曰：季子欺余。杜：季子謂郤至，公反以

至殺之已甚矣。為郤至奪孟張豕。○禘

按殺亦厲公將作難。林去諸大夫。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

是欺。怨此等舉動，雖悖謬然可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

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彭士望曰：不必攻公。曰：雖

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

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

之？君實有臣而殺之。一語使人心刺。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

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

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數語有理，有情，有力，至之賢於書不

倍止百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

無用衆公使清沸黷徒回反助之抽戈結衽杜裳而

偽訟者林偽若二人將訟三郤將謀於榭杜講武堂○

矯以戈殺駒伯鉞苦成叔於其位杜所溫季曰逃威

也可憐遂趨杜郤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逃今矯矯及諸其

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

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

益也對曰人杜謂書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

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

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執並至。

諸卿唯卻氏侈亦無大罪未嘗陵逼厲公

姦執之言何謂也而又欲誅書僂盡其所忌亦臣請行。

姦甚矣五王不誅三思則又惜其不知此耳

林長魚矯請遂出奔狄。

矯殺諸大夫以報私怨而固私

去以避禍侃然為義理正直之言而又先公使辭於二子。杜謝書

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

職位。杜胥童刳而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

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

卿，公遊於匠麗氏。杜嬖大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

甸、士甸辭。猶有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隱孟

姬之讒吾能違兵杜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

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

年○禧按韓厥保全趙氏卒立趙武所云吾能違兵以全

謂吾畜於趙氏趙氏有禍吾懼將及而猶能違兵以全

趙氏違猶無也明已強力不畏以見不從書偃弑君亦

無所懼所以攝書偃之威也註云此古人有言曰殺

時能去趙氏之兵示不與黨似未是

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三子不能事君然焉用厥

也林尸主也言牛老而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

童杜以其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

其大夫杜厲公以私欲殺三卻而三卻必不以無罪書

失民胥童道亂杜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卻氏

宜其為國戮

魏禧曰可戒可法

孔之達曰按胥童謀於厲公欲去大族而先三卻使卻氏聞此謀時告於欒氏中行氏與爲結約則二氏必不助胥童以自害然後共清君側執胥童魚矯輩殺之亦何不可乃從容謀榭使魚矯得行其計嗚呼彼徒自恃其族之大而不知一人滅之有餘然三卻常害伯宗及欒弗忌此蓋天道不足怪也○禧按三卻多怨恐與二氏不和難相密約然此論可存

晉人迎立悼公

春主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

杜

晉大夫弒厲公葬

之于翼

林晉故都

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杜

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

使

荀瑩士魴逆周子

杜悼公

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

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

晉惠公謂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語便卑鄙所以不終

○魏禮曰悼公稱天一語不特使立君者無權而弒君

者亦有出路固已許書偃以不效矣其抑人之求君使

所自處處書偃處厲公經權無不盡妙

出令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

日其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衛獻公告甯喜曰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急於得國舉動錯

謬所以終致亂然如齊悼公之對陳乞曰器二不墮君

幸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杜與諸大夫盟而

入館於伯子同氏杜晉大夫家辛巳朝于武宮杜武宮沃逐不

臣者七人杜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

可立杜不慧世所謂白癡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於朝杜朝廟五日而

卽位也厲公殺絕故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

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

民欲無犯時杜不縱私欲使魏相杜魏士魴會于魏頡

顛杜魏顛趙武杜趙武爲卿杜此四人其祖父皆荀家荀會樂廩

禧按先去
小人次惠
可說次任
賢者雖
時並行却
仍有先後
之序

韓無忌

杜韓

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其儉孝弟

林

語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鷹也果

使士渥濁

杜士為大傳

敢無忌銀靜使茲四人為之

林范武子即士會為景公大傳作執

使修范武子之法

貞子帥志博聞宣

右行辛

杜辛將右行

為司空使修士

惠於教使為大傳

林士為大傳

為司

林士為大傳

薦之法

林士為大傳

為司

林士為大傳

元司

弁糾

杜即御戎校正馬官屬焉

林國語知樂糾之

空為戎

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

杜車右屬焉

林國語知樂糾之

荀賓之有力而不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

杜勇力皆車右

林國語知樂糾之

命故訓之以

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杜省卿戎御令

林國語知樂糾之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

林國語知祁奚之果而不一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

之聰敏肅給魏絳杜魏為司馬

林國語知魏絳之勇而不一也

張老為候奄

林中軍主斥候之官國語知張鐸過寇為

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

杜籍偃談父為上軍司馬林國語知籍偃過寇之恭敬而侵強也

使為與尉知籍偃之博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為與司馬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

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

杜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

也六駟六開之駟周禮諸侯有六開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駟使知禮林國語知程鄭端而不淫好諫不隱使

為贊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

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杜正軍將命帥也師二千五

也

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又結民無謗言四字
妙為國以得民為本

魏禧曰愚謂五霸之位當黜宋襄公而進晉悼公悼公三王之亞也春秋以來一人而已即位以後任賢使能功德不可勝紀觀其始立曰及此豈非天乎臨之以天不與弑君者以立君之權無所歸德也曰立而不從將安用君正之以大義懼其以廢立為嘗試且恃立君之德而執利權以亂國故逆折之也曰用我今日否亦今日明非乘亂苟利汲汲然必於得國而後已其後諸臣違約者吾得執前言以臨之也又

曰共而從君神之所福歆之以福使有所慕則是不
共從君者神所禍使有所畏故曰天曰神懼之也語
止四五十字而經權互用剛柔並濟如此乃得之十
四歲之童子不亦偉哉漢文帝初立其所以應對諸
臣者得爲君之體亦悼公之流亞與賴韋問曰書弑
君悼公不能正其罪何有於賢其逐不臣者七人不
臣孰大於弑君而與於弑君者無與焉可乎曰書之
弑雖自利以利國也故春秋書晉書名夫周子之賢
聞於四國書迎而立之爲國明矣奸臣之自爲計者

必廢明而立昏故桓溫欲廢簡文而馬允贊誤立光
王書之爲國明矣且書執國政而得民心其勢有所
不可動則反經而用之可也○按不臣七人當是教
導厲公爲惡者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也○凡人
君之興國家之治莫不由於用賢悼公三駕功過桓
文左氏於其初入先爲提出官人一段而結之曰所
以復霸將此要緊處十分提明與後世人主看真是
苦心其敘晉文復國則於其出亡時急書曰從者狐
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外傳于齊桓之霸極

張其烈則結之曰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
鮑叔牙之屬而霸功立皆是古人喫緊爲人處不可
輕易讀過○吳正名問曰古今人君未有無明知忠
斷腹心之臣爲之謀主而能大有爲者故桓公之得
國以鮑叔文公之得國以五臣獨晉悼公異於是其
在周也未聞有人爲之先容其入晉也未聞有人爲
之左右而彊臣大臣拱手受裁發憤修政四鄰畏服
者何哉曰吾於此而知德義之大也夫悼公在周以
幼穉之年口無過言身無過行其德義服人者素及

其入國經不迂權不傷詐則舉朝之君子皆其腹
心豈必植私黨樹舊人以自固如後世人主專倚藩
邸之臣者哉是故內無所援外無所輔以獨身而履
危疑定大業古今以來惟悼公一人而已又問曰悼
公功德幾於王者而名烈不及桓文何也桓文之業
在於尊周攘夷悼公三駕不過爭鄭考其行事於尊
攘之義闕焉弗講是以遜於桓文耶曰然漢高帝爲
義帝發喪雖無闕取天下大計却人心於此踴動是
一機括所在故知成大業者最要揀擇名義名義既

正以才智輔之便自省力多許後世奸雄欲圖大事收人心而先背禮犯義以櫻天下之怒失豪傑之望者抑何愚哉

魏世儼曰子與氏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子瞻謂伊尹不以天下動其心悼公師其遺意若視得晉國重大則必制於強臣矣

彭家屏曰晉人迎立悼公悼公曰用我今日否亦今日漢人迎立文帝帝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英主濶達氣象大約相同然晉悼逐不臣者七人而不正

書偃弒君之罪未免以得國爲利厲之賊臣悼之功
臣也以悼之賢而不能討賊若宋莊齊景又何責焉

楚納魚石于彭城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杜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

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邱同伐彭城杜皆宋邑朝如字郟

古洽反郟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杜以十五

古報反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爲帥告穆文熙曰以三百乘戍

五子亦何取孤懸楚宋之間而爲叛人乎

之而還書曰復入杜惡其依阻大國以凡去其國國逆

而立之曰入林謂身本無位本國迎而復其位曰復歸

林謂身本有位本國迎諸侯納之曰歸杜謂諸侯以言

而復其位則書曰復歸皆曰歸以惡曰復入杜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

皆曰歸以惡曰復入杜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

之拔辨順逆之辭通君

宋人患之

林宋人以楚納五大夫於彭城為患害

西鉏吾

杜宋大夫

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

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

杜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

恨不足此

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

杜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

以間吾憂。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

杜崇畏也

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

以塞夷庚。

杜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

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

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彭士望曰此語使楚聞之可使吳晉及諸侯聞之亦可

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

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

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林昔文公成霸而致安疆之功在僖二十八年。

亦以救宋始事故敗楚遂成數世之霸。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

靡角。杜宋地。之谷。楚師還。杜畏晉強也。○悼公一立而楚師還矣。厲公在雖有鄢陵之捷。

而不能服楚也。

魏禧曰：警峭似國策。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終